

指挺扁團體獲 700 元廉價票飛台 連宋派促華航公平待僑胞

【明報專訊】台灣總統選舉將於明年 3 月 20 日舉行，大溫地區支持陳水扁和支持連宋兩派人士最近有了角力的新話題，那就是，中華航空公司是否給了挺扁人馬 700 元的便宜票價。全球連宋後援會秘書長薛盛華表示已掌握證據，並將向台北的華航總公司寄出抗議信，但華航加拿大公司就澄清，華航沒有對兩派人馬厚此薄彼，在溫哥華也無 700 元的低價機票。

教會團體票被指無關選舉

華航加拿大公司代總經理李園稱，他已向傳聞中售出 700 元低價機票的旅行社求證，確定並無此事，但李園則解釋，造成這項誤解的原因，可能是某個北美的教會團體，透

過華航在洛杉磯的公司，取得低價機票，回到台灣參加大會，但他要澄清，這些票並非在溫哥華發出，況且也與選舉無關，希望外界不要誤解。

不過，薛盛華就強調，他已掌握了相關的人證和物證，據他所知，華航給挺扁人馬便宜機票 700 元，給連宋支持者卻要約 1,000 元，兩者相差這麼多，這項決定不是華航加拿大公司做出的，所以他才準備向台北華航總公司寄出抗議信，要求該公司公平對待海外要返回台灣投票的選民，不能因不同黨派就給差別待遇。

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旅行社業者也有聽聞，北美包括溫哥華一共有 200 人以教會團體的名義，取得華航 700 元的機票，若乘客從

溫哥華出發，也是直飛台灣，不需經過美國洛杉磯轉機，但該業者就說，現在早已沒有 700 元機票了。

兩陣營向選民推特惠機票

大溫地區支持陳水扁和支持連宋的陣營，目前都分別推出返回台灣投票的優惠機票，鼓勵台灣移民返台投票。國民黨加拿大聯絡處主任彭聖錫說，支持連宋的團體之一的泛藍大聯盟目前提供 1010 元返台機票優惠，歡迎要回台灣投票的選民前往登記。此外，他還提醒在台灣已無戶籍的僑胞，必須趕在 2 月 9 日之前向台灣戶政事務所辦理選民登記，爲了協助更多想回台投票的移民，泛藍大聯盟並將提供填表服務，歡迎台灣移民前來

領取表格。

至於加拿大阿扁後援會方面，也推出返台特價機票，阿扁後援會會長呂永恆指出，該會的特惠機票是委託飛馬旅行社代理，2 月份、3 月份票價價格不同，3 月份是在 1000 元以下，爲 999 元，但是，他也說，哪有 700 元票價的事，他沒有聽過有這麼優惠的票價。

飛馬旅行社的劉經理則說，該旅行社 2 月份返台選舉的票價是 1058 元，3 月份是 999 元，但他要澄清，該票價適用於不同黨派的支持者，也就是支持陳水扁的選民和支持連宋的選民。儘管如此，薛盛華認爲，華航對教會成員同時也是民進黨的支持者，提供 700 元機票，確有其事，對華航討好扁政府

杜新志夫人（右）與學員分享個人奮鬥史，並勉勵他們參與義務工作。（蕭良文攝）

【明報專訊】前省長杜新志的夫人（Raminder Dosanjh）表示，人權是互相尊重，以及接受文化差異等。若果新移民能夠融入社會，分享不同族裔的歷史文化，相信可以減少類似菲裔學生拉諾特（Mao Jomar Lanot）被毆斃慘劇。

來自 The Dominion Institute 所建立的「通往加拿大之路」（Passage to Canada）講者團成員之一的杜新志夫人，應列治文中僑互助會邀請，與參加英語作爲第二語言（ESL）課程的學員齊分享移民加國後的心路歷程。

杜新志夫人在 1970 年由印度移民加國後，才與前省長杜新志（Ujjal Dosanjh）結婚，現時育有 3 名兒子，他們已長大成人，並且有其個人的事業。她表示，移民加國後，發覺當時的婦女地位低微，她們的權益和福利都被忽視。

但她不氣餒，並且參與義工，以及組織婦女團體爭取權益。她表示，目前加國婦女的地位比以前提高了許多，不過，婦女仍需繼續努力爭取，當局才會照顧她們的需要。她並鼓勵新移民接觸社會，建立人際關係網絡，以及參與義務工作。

杜新志夫人說，加國重視人權，國民在權利及自由憲章的保護下，國民得到自由和權利。在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。加國另一個特色是多元文化，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都有其歷史文化背景，都需互相尊重和幫助，分享生活感受。

她指出，菲裔學生拉諾特被毆斃事件，是沒有互相溝通和接受對方，才導致發生這樣的慘劇，她對此事件表示心痛，並鼓勵新移民互相了解、學習和接受，相信類似的慘劇是可以減

，滿有失落的滋味，生活當中缺乏喜樂。談論到自己時，多以負面的字句來形容，可能會陷入低潮抑鬱，情緒不穩定，或覺得生活苦悶，無法擺脫精神上的壓力。

這些大輸家可能缺乏自我的認識，原來他們正是在自掘墳墓，自己在建築困着自己的籠子，這種惡性循環的生活更令他們覺得無法自拔，不能逃出生天。

還有，這輸家甚少「生活在今天」，他們不是生活在過去，常常懷念前事，就是常爲明天憂慮，滿有恐懼的感覺，把眼前的生活完全破壞，還會責怪他人令他們不快樂，不滿意，沒有生活的樂趣，滿口「早知」、「如果」、「應該」等言論，缺乏對自己的反省。

（大贏家之四） 容順泉博士

協和教會四活動

【明報專訊】列治文華人協和教會定於聖誕節期間舉行連串活動，詳情如下：

（一）聖誕聯歡慶祝 Potluck 午膳於 12 月 21 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 3 時舉行，內容包括崇拜、唱歌、話劇、抽獎及聖誕老人派禮物。歡迎各界人士參加。

（二）聖誕日感恩崇拜於 12 月 25 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舉行。

（三）英語班招生，逢星期一、四、五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舉行，費用 30 元（3 個月），1 月 5 日開課。

（四）Line Dance 集體現代排舞則逢星期日下午 3 時至 4 時舉行，10 堂收費 25 元，1 月 11 日開始。

上述課程假列治文 8711 Cambie Road 舉行，報名查詢可電 Cynthia

台僑籲加國支持台灣推動民主

【明報專訊】台灣僑界人士李重義，在昨日聯合國國際人權宣言 55 周年紀念日，召集社區人士針對國際人權及台灣的和平與安全發言。與會人士指出，加國政府應該支持台灣推動民主進程，阻止中國進行破壞台灣民主及人民自由意願的行動。

李重義指出，雖然聯合國的人權宣言已經行之有年，基於世界各地迫害人權之事仍時有所聞，在關心人權、聲援被迫害者及呼籲維護世界民主與和平立場上，召開此次記者會。

另外，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昨日抵達加國訪問，台灣僑界也藉此時機發表聲明，呼籲重視中國人權、尊重台灣民主和維護台海的和平與安定。

台加文化協會前理事長楊正昭表示，加國一直自許爲維護及倡導人權及民主的國家，台灣經政治改革後，現

已是一人一票選總統的直接民主，加國應該要協助台灣維持珍貴民主成績。他也期盼候任總理馬寶樂在兩岸關係議題上，能夠提出更創新的作法。

加拿大西藏委員會（Canada Tibet Committee）溫哥華分部負責人 Tenzin Lhalunpa 表示，西藏委員會不要求加國總理對西藏獨立問題表態，但促請加國政府協助中國與達賴喇嘛進行對話。

他也指出，中國應該尊重台灣人民意願，放棄武力犯台。

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陳炎生則呼籲溫家寶，在訪加期間，多學習西方國家對民主精神的尊重，更理解台灣人民自主權，立即回應陳水扁日前所提，主動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，及不會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。

李重義（右四）呼籲中國總理溫家寶應該重視人權，放棄武力犯台。（楊凌竹攝）

大輸家在長大的過程中，無法去從依賴他人的幼稚想法、改變到能夠自立和共存的地步。很多時候，他們的成長都受逃避責任而影響，他們不願去長大，去承擔應有的責任。

當然，沒有人出生就是贏家或輸家，每個人均會有些地方較強，在其他地方有弱點，但他們年輕時的

上周在本欄跟大家討論過大贏家的表現，列出一些應有的態度和性格；同樣地，有些態度和性格是要避免的。

雖然我們生來是有潛質去贏取勝利的機會，但亦可能會覺得完全是倚賴他人，覺得無奈和無助。

大輸家在長大的過程中，無法去從依賴他人的幼稚想法、改變到能夠自立和共存的地步。很多時候，他們的成長都受逃避責任而影響，他們不願去長大，去承擔應有的責任。

當然，沒有人出生就是贏家或輸家，每個人均會有些地方較強，在其他地方有弱點，但他們年輕時的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己累人，到年齡長大後仍是沒法子去改變，令朋友敬而遠之，自己卻已經把這種處事待人的習慣當作安全網，想改變或脫掉也不敢。

當這些大輸家談及自己的成就時，他們會覺得有成就，但帶着憂慮，成功時卻感覺被困，失去了自由

生活 and 長大環境，對他們有極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如果一個孩童生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家庭，常有暴力，家庭和社交生活不協調，與家人的關係帶着失望，滿有仇恨，甚至連最基本的愛護關懷都缺乏時，孩子們會學習去適應，但用這些態度和手段来控制自己或別人的話，到最後是累